

文学命途——柳青

和谷

一、六十年一个单元

在1978年初的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柳青作了《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发言，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

我亲眼见到晚年体态衰弱的柳青，聆听过他哮喘声中吐出的铿锵的话语：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一个单元。

他活了六十二岁。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文学青年，懵懂却豪情万丈。归来时，空空的行囊。直至近七旬的今天，蹉跎于老家的田野小路上，还在咀嚼这位前辈的肺腑之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十年间，我追随柳青的命途，到过吴堡寺沟村故居，涉足少年求学的佳县媳镇、米脂东街、绥德师范，他也如同一代知青有过返种地的经历。

柳青在榆林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写作，并阅读和翻译英文、俄文文学著作发表，堪称才子，非后世作家所得望其肩项也。他当过西安高中《救亡线》《西北文化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文协海燕诗社秘书，出版《地雷》《种谷记》《铜墙铁壁》，从东北辗转北京，任《中国青年报》副刊主编。又回到西安，定居皇甫村一个破庙里，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凡十四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黑作家”，饱受生死磨难。平反后续写《创业史》未竟，因病逝世，葬神禾原，归于泥土。斯人去了，其作品顶天立地，广为流传。

我想，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及审美观，与他一生曲折的生活轨迹，也就是现实处境的陶冶及地理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联。

我细读柳青《创业史》，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去渭南实习，跟着郑定于老师，采写双王社史。辅导老师还有陕西日报老总编丁济仓、渭南群众艺术馆李子。李作家是从省作协下放的，传说他有用脚能写出《创业史》的偏颇之言，他自己说他反过柳青也保过柳青，也许有人不一定这样认为。他手头有一本破旧的《创业史》，眉批都是质疑和批判的词句。我却如获至宝，开始领悟它简朴而优美的文字，探索其反映的时代特征和艺术表现手法，尤其是语言文字的魅力令我着迷。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共青团陕西省委参与创办《陕西青年》杂志，负责人是作家赵熙。一天，听说柳青就住在小南门外红缨路附近养病，赵熙约我和小刘前去探望。因我外出采访耽搁了时间，遗憾于未能近距离见一面心目中崇敬的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新成立的西安市作家协会供职，办公场所是距钟楼一步之遥的西北角社会三路五十五号的小阁

楼里。说是小阁楼雅了点，其实就是十几平米的单面简易瓦房，有人戏称小土地庙。平凹坐在我对面，开始写《浮躁》。市作协办了文学讲习所，在新城剧场人满为患，门票攒了几千元为柳青修缮了墓碑。

那天，清明雨纷纷，柳青的几个子女赶来祭奠。坟茔杂草丛生，污秽不堪，让人心寒。上了年纪的王家斌，也就是那个课本中让一代人羡慕的卖稻种的人，而且与改霞爱得不得了又终未成眷属的梁生宝，他站在坟茔前说，多年前他和柳青站在这儿，望着终南山和蛤蟆滩，说这儿是好风水，约好死后一起埋在这儿，做个伴儿。

一个在坟里头，一个在坟外头，那情景让人心碎。

二、柳青与王家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离开西安去海南岛闯荡前不久，约朱鸿一起去长安皇甫村拜谒柳青墓。

显然苍老了的许多的王家斌，不能带我们爬上高高的神禾原，讲他与柳青有一个约定的故事了。他死了老婆，儿女生活困难，年轻时给集体干活，下了不少苦，老了落一身病，和一头老黄牛为伴，在饲养棚里过活。那天夜里，我们和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也就是晚年困顿的王家斌蛐曲在一个土炕上说柳青，炕下是牛圈，话语和睡梦里充满了浓烈的粪土味。

我想象不出柳青居住的那座破寺庙是什么样子。王家斌说，解放初，柳青从西安城里来这儿写书，有个县委副书记的头衔，实际上成了皇甫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和家人要在这里生活，得有基本的吃住条件，原本想盖几间房子住，但又怕别人说成了别墅，和老婆孩子一家人就住进村头那座破庙里。里面的神像用包谷秆遮挡住，人住外面。他自己花了几千元，拉电线，修路，维修房院。在旁边挖了一口水井，浇地种菜，还栽了梨树和苹果树。多年后，柳青走了，那块地方也滑坡塌陷，只剩下地基的一角，长满了荒草。

王家斌吧嗒着旱烟锅子，一边咳嗽一边说，柳青平时爱和父亲也就是书中的梁三老汉拉家常，梁三老汉说柳青是好人。尔后见柳青动员农民办起了互助组，一门心思思想单干的梁三老汉躁气了，骂柳青怪头思想的，不是个好人。各家各户的牲口合了槽，梁三老汉回家不见他那匹心爱的马驹子了，竟伤心地大哭起来。那阵子，柳青不放年轻能干的王家斌出去当干部，也差点把吃上皇粮的董廷枝从外边弄回来，一起搞集体化农庄。

王家斌说，柳青言语头子重，也就是说话不留情面，掷地有声，为了做好社里的

事，把王家斌日偏拉啦，也就是说挨了不少批评。在王家斌看来，只是小小个事情没有处理得当，做事认真的柳青也要从根根问到梢梢，给你讲一番理论。你若不服气，那就不好了，一直批评得你招架不住，服软以后才罢休。合作社办了个油坊，只能给公家加工，私人想图方便沾点光，没门儿。当时，会计刘远峰的账上差了十六块钱，一时找不见票，柳青让先赔了钱才算了事。后来票找见了，才退了赔的钱。会计给社员办事开纸条，柳青发现撕的纸条太宽，也批评他浪费，说账怕算，一天开几个纸条，一年呢，十年呢，就浪费一堆纸，一堆钱，那可是社员的血汗钱。

在合作社油坊上干活的，由家里人送饭吃，柳青凑上去仔细看，是观察这些人碗里有没有香油。柳青说，不是说抠门儿，你开始拿筷子蘸油吃，慢慢就拿壶倒，然后觉得家里人没吃上油又会往回提，凡事由小到大，不能惯这瞎毛病。这方面的许多事，他能吧芝麻大说得蒲篮大。柳青人细密，家里有一个小匣子，钉锤、电线头、钉子、螺丝啥都有。王家斌问，你要这做啥哩？他说，那你不知道，过去在延安时，谁能捡点这玩意可是大事情。

柳青在皇甫村多年，经常是和庄稼人一样的打扮，光着，穿着布褂褂，藏在人堆里看这看那。王家斌说，村上凡是有红白喜事他都参加，遇事看人家谁哭得有没有眼泪，猜想是什么身份，与主人家是什么亲戚关系。一次，王曲镇上交易粮食，他从人缝里挤进去，不是看粮食嗜好，专看人的脸色和表情变化，揣摩买卖双方的心思。他还和买卖人套近乎，给人家帮忙看秤张口袋，把这个人一盯，把那个人一盯，人家觉得这个老汉挺怪的。杂干肉摊上，他看人家切肉，一群人端着碟碟吃，他盯个不停。有的吃客说，给老汉吃一点，看把他可怜的。柳青说，我不吃。人家把他当成讨饭的了。有一回，他盯着人家停在那里的一辆从城里来的汽车，问这问那，人家看他不像本地人，竟然怀疑他是不是特务，盘问了一番。

那次去走访皇甫村，见到了当年做过乡长、区委书记的文化人董廷枝。他和柳青在一块十几年，或许能说清《创业史》里哪一段故事的生活原型是什么。董廷枝说，当时柳青让我保密，说怕人家往他房上搁石头。当时，有个军人看中村上一个漂亮女子，这女子却正和住在草棚里的一个穷小子好。媒人许了几百元彩礼给女方父母，要她嫁给军人。女的不情愿，部队上也作工作。董廷枝把这件事情给柳青一说，柳青说要看女的个人选择。后来，女子被家里人用绳绑住，后翻墙逃跑要与穷小子私奔。柳青把董廷枝的头拍了几下，问

道：“你干啥哩？你就没动脑子，没本事！我写书哩，让你培养个人都弄不好。”董廷枝说：“你写你的书，故事多得很，够你写。”这桩婚姻又闹了几回，毕了还是女的服了。马蔚是乡上秘书，给开的结婚证。婚礼上，原来和女的好好的穷小子，搬牛粪块子冲进去砸了酒席，被关押了起来。董廷枝急了，问柳青咋办？柳青说：“现在只好顺着办，把小伙子安排进城工作，有个媳妇就行了。”之后，董廷枝和柳青又帮小伙结婚成家。

董廷枝说，《创业史》中写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是由此引发而虚构的。王家斌的童养媳得咽喉病死了，这是真的。书中写的梁生宝又娶了女人，则与村里发生的故事没有直接瓜葛。王家斌也说，柳青写的好像是我和改霞恋爱，是胡捏的，整天忙得有一河滩事，哪有工夫骚情？

柳青为了把握《创业史》中一些人物的性格，还同董廷枝私察暗访过个别人家。柳青背了乌枪，同董廷枝走了十多里地，去访问一个独户人家。第一次谈得有些尴尬，二回又去，了解主人身世和婚姻变异的难以启齿的情节。

1954年春节，柳青请董廷枝和王家斌到他家过了大年，说村上家族冲突，生儿育女，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的故事，一直说到深更半夜。柳青爱说爱问，每一件事情的情节、细节，都从根根问到梢梢，为人物的命运时而忍不住大笑，时而暗自落泪。他从不用本子记，说过的事他记得非常清楚。

《创业史》出版后，柳青对董廷枝说，我想用稿费给乡上办一点福利事业。董廷枝问：“能有几个钱？”柳青说：“一万多些。”董廷枝吃了一惊：“写一本书能得这么多钱哩？”柳青把支票给了董廷枝，计一万五千六百元。柳青说：“这事不准任何人知道，用这笔款给乡上办一座机械厂和卫生院。”董廷枝说：“能成。”他太了解柳青的德行了，虽然有人骂他抠门儿，却大公无私，有人格，是个大写的人。

柳青死后，光光的啥都没留下，就留下一本书《创业史》。柳青的娃们争气，一年考了两个大学生。柳青的骨灰一半放在北京八宝山，一半埋在了这里。董廷枝和王家斌几个人，给坟上栽了十四棵树，是说柳青在这儿生活过十四个年头。树活了几棵，他们还挑水浇过几次。有不少远道而来的人，时常到这儿访问了解柳青在皇甫村的故事，王家斌和董廷枝就成了义务接待员。



你是文学的英雄

——致路遥

郭晓

你是英雄
你是文学的英雄
你是为文学而不顾一切
英勇献身的大英雄

你
牺牲了自由
牺牲了爱情
牺牲了自己的躯体
牺牲了一切物欲
把生命燃烧成一把火炬
思想之光照亮文坛和沟渠

世俗在你笔下变得闪亮
幽暗在你笔下生出希望
你成了文学的里程碑
没有大山的巍峨
却如珠穆朗玛峰般让人仰望
没有江河的旖旎
却自成一派美景让人遐想
引无数追随者前赴后继
读你读过的书
写你写过的平凡世界
讲你没有讲完的人生

英雄
其实就是最理想的偶像
如夸父追赶太阳
追随的人群里
终会有人接住你的接力棒
也把自己燃成火炬
文学之路
因此
闪烁着无数光芒

汨罗江的水到底有多深

郑曼

一个情怀，一个心愿
在一曲《离骚》中瞬间穿越
你大义凛然的奋力一跃
为楚国子孙树立了
一个不屈的灵魂
凝重的历史让人哽咽

五色的彩丝
透着娇妻的眷恋
落落的诗魂
又该寄向哪里

万条的江河为你鸣琴抚琴
锣鼓喧天的高潮
震撼着楚王朝的大厦
见证着
举世皆浊你独清的永生

年年，岁岁
祖祖，辈辈
怀念着那远去的灵魂

只有五月的阳光
能和你怀石投江的坚毅，匹配
只有它能洗濯照耀人们的灵魂
抚摸着你腰间从未拔出的宝剑

汨罗江的水到底有多深
怎能把一位名士丹心藏匿
又如何使粽香在史册上住下
保存一个千年的香味，不淡

汨罗江的水到底有多深
水流已流过了两千年
我仍在观望，啜饮

风卷起
那个飘逸的身影
以一个独行者的脚步
横踏着一切的犬儒

风卷起了漩涡
你又开始向下沉潜
沉潜

暗香浮动

王慧
摄

冬天的山野

司德珍

四季轮转，我更偏爱冬天一些。大抵是因为喜欢冬天的山野，故而多了几分偏心。冬天的山野，没有百花盛放的明媚，没有草木葱茏的浓郁，没有层林尽染的壮阔，只有大自然留下的素然本真。此时的山野，没有多余的装饰，繁华皆落尽，呈现着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这几日都是晴好的天，天空高远，风里带着阳光的和煦。午后的阳光像长了绒毛似的，轻柔得不像话，照在人身上软软的。这样的好天气，岂可辜负。我决定去山野走一走，看看早已惦念着的那些树木，那些花草，那些鸟雀。

上次来山野的时候，还是深秋。正值树叶的高光时刻，殷红似火，艳黄如金，整个山坡斑斓得像幅油画。如今的枝头却是荒芜的，只剩下零星的树叶在寒风中荡漾，

不免让人生出几分惆怅。可是，当我的视线落在那些树冠上时，又不由得心生感动。那万千枝条坚挺在冬日的寒风里，不喧哗，不颓败，呈向上的姿态。挺拔的树干端坐在光阴里，从容不迫地接纳着风霜雨雪。我知道，树是有眼睛的，它的眼神深邃而幽远，散发着安详的光芒，像慈眉善目的老人。这是数百年里四季轮回的沉淀，是沧桑堆积出的清朗。

我抬头与它对视，恍惚间，我仿佛站在岁月的长河里，往回看，是青涩到成熟的磨砺，从年少轻狂到隐忍得体；往前看，是褪尽浮华的谦卑，经历了人生的百转千回，便有了某个年龄合宜的沉稳。前方的路，漫漫亦慢慢，不喜亦不惧。

树旁的野草与落叶相拥，呈现着另一种生机。高大而稠密的芒草尤为惹眼，它

褐色的茎叶饱蘸阳光，静谧而温暖。山坡上的狼尾草挺立在寒风里，一团团，一簇簇，像凝固的浪花，随风摇曳，一浪跟着一浪，气势颇为浩荡。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依然坚守在大地上。它们的茎叶已经干枯，肆虐的寒风吹折了它们纤细的腰肢，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它们在寒冬里默默积蓄着力量，孕育着新的希望。来年春风一吹，又是一程的绿意盎然，一程的繁花灼灼。我蹲下身，手指沿着这些草叶一路抚摸过去，小心翼翼，唯恐惊扰了它们。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啊，它们跟着山野的风成长，骨子里早已篆刻了独有的顽强。

树木深处传来鸟雀的喧闹，“喳喳，喳喳喳……”不用抬头便知道那是喜鹊的叫声。这个季节，好多鸟儿都飞到南方过冬

去了，喜鹊却不走，它们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蹦跳，守着肃冷的山野。喜鹊的窝挂在高高的树杈上，用枯枝和杂草搭建，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不是多精巧，却牢固，足以遮风挡雨。在食物稀缺的冬季，觅食是寒冬留鸟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难不倒聪明的喜鹊，它们在乔木和灌木丛里搜寻，几枚野果，几粒草种，都可充饥。喜鹊的心，不贪，窝能避风挡雨就好，野果能填饱肚子便可。喜鹊泡在一方暖阳里，嬉戏，歌唱，喳喳声里有安然的满足。做人倘若能做到喜鹊的份上，知足常乐，那他的人生，也定是豁然开朗，悠然自得。

此时的山野是人间的一方净土，素颜，素手，不做作，很适合思索或发呆。我放下脚步，看着漫山的冬景，与自己的灵魂窃窃私语。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 yjwyfk@126.com